



和.6
1.604
号4



和16
1604
3

六如居士全集卷之五

吳唐寅伯虎著 長沙族裔仲冕陶山編 新陽魏標霞城校
書

上吳天官書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詞藝
不云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閔室無
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
伺舖飛鼠啟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周
道如砥而垂頭伏櫪與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爨就微顛
仆相繼徬徨闔閭之下婆婆里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

如蟻恫恫惴惴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槿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為箕未貨豔色廢于群醜齊音咻于衆楚雞既鳴矣而飄搖遠游日云夕矣而契濶寤嘆九衢延絲而窮轍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綱橫施畧瑕錄腐駑馬効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鏑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遼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無事悼情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蜺令赤海斷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効分寸哉使童牛躑躅于重基狐狸跳梁于元宥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蟲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為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之羊有不渝之節鳴雀得靡作之道木鐸警衆魏象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月朝廷之師臣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寅瞻桑仰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投贄嗟乎平子縉才乃假聲于三都之賦孟陽後

進敢托途于劍閣之銘所以得旁展豐談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并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清問被辟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于朝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于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于

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婆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跌宕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止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忼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賚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

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
文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
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輒岐舌而贊并口而稱墻高基
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
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口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
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
而後岷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
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齧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
寅為不齒之士握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
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撥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

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
循資平祿而遽蔭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
嗟乎吾御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
鬢迨于今日瀝胆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
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
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大妻反目舊不獲狗當戶而噬
反視室中甌甑破鈔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
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
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吁絀乎
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

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
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
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
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
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
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槩括舊聞總疏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奧
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
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
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鄉男子闔棺事始定
視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佚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
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
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拍下
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
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
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令而若此是不信
于朋友也寒暑代謝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
不偉哉黃鵠舉矣驂騑奮矣吾鄉豈憂戀棧豆嚇腐鼠
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
絕必為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

六如履地全集 五
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
卿察之

答文徵明書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草纏雞握雉
叅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酌湜江以餽饕
采葛覃而為締綌也取之側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
以為不類僕竊謂足下知人比來癡叔未死狂奴若故
遂致足下投杼甚媿甚媿且操竒邪之行駕孟浪之說
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喧林鶉夜眠
胡鷹箝翮于西風越鳥附巢于南枝性靈既異趨從乃
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致農種粟女
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張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荆
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己齊物等衆辯于齧
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存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
不能翦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覆

又與徵仲書

寅與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其始也壯而儒衣先太僕
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母良燕必呼共之爾後太僕
奮謝徵仲與寅同在场屋遣鄉御史之謗徵仲周旋其
間寅得領解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

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
炊者久矣寅視徵仲之自處家也今為良兄弟人不可
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貴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
色花鳥觸罪戾徵仲遇貴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
泊乎其無心而有斷在其中雖萬變于前而有不可動
者昔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
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
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面而走矣
寅師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鎔其渣滓之心耳非矯
矯以為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
度徵仲不可辭也

尺牘

答周秋山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兩閱寒
暑閉門讀書與世若隔一聲清磬半盞寒燈便作闍黎
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序

送文溫州序

寅稚冠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壁與寅齒相儔又同
井閤然端懿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埴篔之

美璧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不為少假寅故戒粟強怒日請益隅坐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贊拔譽揚畧不置口先後于邦間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鼈策駑駘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冊籍紀焉曰有顏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巷之士頌先王守圈模茹藿冠素羹葵飯脫粟逶迤寬博其異于鼓刀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翊其何能自致于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

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賴也而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援相與優息而無獨矣無從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姣麗伸眉高論旁視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絕之哉庶後進之彥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溫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既當為詩以餞敢又書此以叙寅之所以德先生而無可為報者

送陶大癡分教撫州序

陶大癡先生老且貧仕又不達故人知己多親貴者存念之為之推薦得轉官一階自南昌司訓往教諭崇仁

既領檄買船載書使厨奴負鼎俎僕牽狗挾被與之洒然而行若無家之人往僦室以居者唐生與先生號知己餞之章江之上酌酒相別喟然為之嘆息曰嗟乎士為貧而仕仕又不能免于貧斯烏在其為仕也士賴故人知己之推薦而後達舉之而又不達斯烏在其有故人知己也士不仕仕又無故人知己者為之薦達則其貧而老也固宜若先生豈宜此耶豈所謂故人知己者知先生有未盡也知之未盡則棄絕之而已何為而致之若是其貧且困也若先生仕得芑苴之譏為故人知己者辱則知為知己者將變其素所厚而為薄矣安肯

為之薦達也哉薦之而又不改學職此蓋知先生之素志高有不能僕僕勞頓于簿書期會之間不若席賓師職禮樂雍雍雅雅居然處于揖讓之表以供其老為優也是則先生之所以答故人知己者惟恐貧而不至于劇故人之所以厚先生者惟恐以簿書期會為之勞瘁也余有故人其顯達者較于先生不少而貧益甚流落江海以藝自資雖囂然不屑仕進而亦竟無一言以及之者意其亦以厚于先生為予厚耶抑其言行文學不足道也言行文學固不及先生然而言不失口于然諾行不失步于詭隨文章竒瑰學識疎達蓋踰于跣跣之

士多矣此其自許如此而先生乃許之為東方曼倩之流竊猶以為于已知者有未盡而羞之然不可謂之為不知已也以知己而別知己于貧困道塗流落之間能不悉以彼此故人知己之所厚薄者相為道哉故序

送徐朝咨歸金華序

徐君朝咨來自金華宴蘇之治廨省太夫人與兄吳郡公也數日飾裝將還姪子重哀吳之善詩者為詠言以贈行橐而俾予志其首余少讀潛溪先生所著書深歎伏其根本仁義鼓吹禮樂以為一代儒宗及南游金華見其鄉士大夫皆彬彬尚寔古樸大雅有潛溪先生遺

風正德丙子郡公自臺端來莅是邦三月而政成凡勢家豪族漁獵其民者皆屏息斂手貪墨之吏悉改行而仁義禮樂之教煥然大備朝咨君又不遠千里來展定省忠孝薦厚之誼不待歌詩而見而潛溪之風盖有驗矣朝咨君少精辟經著聲場屋間天性誠篤峭整他日繼郡公軌範上弼唐虞下阜民物沛仁義禮樂之教于天下則知金華士大夫之學業遠有自云

作詩三法序

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為法又各有三章之為法一曰氣韻宏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高古詞以寫意

意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詞古而章句備矣為句之法在模寫在煅煉在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因游以寫一景模寫之欲如傳神必得其似煅煉之欲如制藥必極其精剪裁之欲如縫衣必稱其體是為句法而用字之法寔行乎其中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仙字以成句句以成章為詩之法盡矣吾故曰詩之為法有三曰章句字而章句字之法又各有三也間讀詩列章法于其題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標之蓋畫虎之用心而破碎滅裂之罪不可免矣觀者幸恕其無知而諒其愚蒙也

嘯旨後序

右肅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內述其事始于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內激外激運氣撮唇之法甚詳而于聲則云未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聲亦無窮唯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聲音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于甲而止于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而止于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搃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于音聲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

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為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咒秘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咒合普林二字為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其間或稱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齶出為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為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反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為聲必出于平而不出于仄矣孫嵇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儋朱君好古博雅一時俊彥之良無有逾者予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因曰嘯之失其旨矣久矣幸存此編畧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于世則羊禮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盍為我叙其事于編後以遺同志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復有以嘯名于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中州覽序

吾黨表臣器少年逸器温然玉映盖十室之髦懿也宏
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楊子歷彭城漸于淮
海抵大梁之墟九月未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
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日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
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
丈夫之生刻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
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慙者懷田里沒齒不窺閭閻曰世
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
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
脛馳鷲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
落于此臣器所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
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廐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
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羹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
器其為我重陳之公他日當參驗其言

譜雙序

諸局戲類有譜彈棋樗蒲五木雙陸打馬采選葉子張
東之李臯羽諸公皆嘗經意然不過適興酒次而已司
馬公著七國棋則則右秦而左齊楚尊王室而卑伯功
劉敞之堪漢官儀則則列右官名以見師師之列不無
意義寓于中今樗蒲彈棋俱格廢不傳打馬七國棋

漢官儀五木等戲其法具在時亦不尚獨象棋雙陸盛行象棋神機集不見傳今惟有金騰七着雙陸格不獲見今止有譜雙潤卿沈君博雅之士也梓之以傳好古者暇日示僕因論及古人雙陸偶憶得數事遂箋于其後昔朱仲晦譏賤其廢日余謂儒者焉往而不學苟存心于一藝推其術以應世若以象棋觀之車有衝突之用馬有編列之勢士有護內之功卒有犯前之力斯可以論兵矣以雙陸言垓不可虛門不可開積則量輕重遲則計緩速敵不可縱家不可失斯可以論文矣則二家之戲雖不及司馬公與劉敞之意義然亦非漫然酒次之物也因書譜後云

記

許旌陽鐵柱記

天地開闢而有陰陽負陰抱陽人民與龍蛇魑魅並生其中糅雜不分妖厲為害黃帝氏興戰蚩尤于阪泉而滅之而後天地定位神禹繼作使康辰鎖無支祈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鑄為九鼎以辨神奸而後龍蛇魑魅之患息然其統緒之傳莫不先受精一之道而後禪邦國之位抱精守一蓋所以通天地之神靈建邦立國蓋所以阜民物之生命及乎聖跡綿遠世德衰微天地艸

昧陰陽亂淆攀胡之號莫繼其響齧指之鼎亦濟于河
而所謂妖害者無有忌憚騁馳淫毒以害民生凡有中
區靡有寧止旌陽君生于斯時脩精一之道以達天地
之神靈遂誅龍蛇以安江流馘魃魍以定民生鑄鐵柱
以鎖地脉元功告民神道昭契乘風上征合瑞紫宮以
續黃帝神禹之傳而延民物之命功績懋著惠澤迄今
蓋天地之間一陽一陰陽好生而陰好殺故陽為德而
陰為刑凝德為神淫刑為怪是故神為高明怪為幽厲
環旋升降相為始終陰陽和暢則神安怪息陰陽兩極
則神怪並馳然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神怪長為
表裏故黃帝之與蚩尤神禹之與無支祈許真君之與
蛟精皆並一一時蓋陰陽兩極而為神怪也故有至怪
之變生有至神之聖出以御之設使特生蚩尤無支祈
與蛟精而無黃帝神禹許真君則天地之間陰陽偏滯
而人類幾乎息矣

正德甲戌余過豫章躬覩君跡竊嘆真君道合黃軒
功配神禹世無正論爰就荒唐欲明斯理輒譔為証
序刊之負礎以示將來云

荷蓮橋記

邑多賢士大夫則多賢令尹令尹之職也為最親民

事甚夥一有不便而尹或莫之知者則相聚以尤焉非其邑有賢士大夫輔翼之以補綴缺少則尹雖賢固難免于民之尤之也進賢南昌屬之大者自宋崇寧中立治抵今歷歲若干邑之以賢稱者不絕班輩多賢士大夫相為之輔翼民有不便輒相與以補綴之必致其尹以賢稱于邑而後已邑之東南區為饒信出水之會水將北趨鄱陽其未達也滙而為波涇瀼而為河淡宕然而為沮洳七八月之間潦民未有不憂涉者以車則膠輪以騎則踐魚鼈之居而躓戴者分重負者兼舉而尹莫之知也內相喻公某至而見焉曰是為不便于民之大者不治民將尤吾尹乃為石梁于其上以便涉凡用若干金夫修輿梁成徒枉尹職之夥者或未之知而深于治事民安有不慮者乎然未知其尤之有無而喻公輒自以邑之賢士大夫為已任輔翼補綴以成其尹之賢雖尹之賢未必以此而決不以此為尹之尤也則邑之多賢尹者邑之多賢士大夫之所致也固然矣夫豈獨一邑之政為然哉天子于民上下遼絕日月不照覆岳蟻蚊不能叫閭民之所憂者多矣朝有賢士大夫為之輔翼補綴則天下之民安得不聖其天子乎則知朝多賢士大夫則多聖君矣是豈獨一邑之政為然哉

愛谿記

人莫不有所愛失其所愛則傷其衷人莫不有所資失其所資則困其生愛之而不失資之而不窮惟取天地自然而然者為能然若金紫之貴珠玉之富或者能削奪則貧之矣削奪而賤貧則失其所愛與資將傷困之不暇求其夷然而樂坦然而安者必無有也新安洪君伯周傲儻誠慤士跡屣遍江湖聲聞滿儒冠少孤而孝奉祖與母以居樂其志以資其生弄長竿之清風披篔簹之烟雨飄然波濤遡焉寒暑勢不可奪一不可撓蓋公休任公子之流于是以愛溪自號而丐余記之余謂文士之處世失其所愛與資奔走于不可得已之間俯仰于無可柰何之際蓋心茲恐懼身措無地安能上傳而下育也得其所愛與資而非其道以富貴自炫而驕其妻妾齊人也翻覆酌量于兩三之間余則以為洪君之計為得故為之記

王氏澤富祠堂記

徽歛多世家澤富之景旻氏是其一也先自唐秘閣校正諱希羽者自宣徙徽生延祚延祚生明在宋建隆初仕至廣州太守四世孫奉宗考槃邱園遁跡不見而族益著大乃景旻之始也王氏既稱故家其支庶子姓蕃

衍豐殖蓋有自然而然者景旻思所以合聚而東之以禮乃為屋若干楹于所居村野之中以秘閣為不遷之祖廣州與奉宗配焉迨及後世既祧之主皆合居于中牖臘歲時率宗族子姓以奉薦享所為就緒而景旻不祿其子友格暨叔父景蘧繼志述事舉族內之賢能者凡六人曰某宣叶乃力于是祠事大備祭則有田收其入以為俎醢酒腥之用職事有人以司衣服籩豆尊彝之器歲祭則宗長咸在拜獻有常餼燕有寢序列有位穆然先王之遺風由是王氏之子弟彬彬禮文皆景旻之遺力也禮云五經之內惟祭為大所以合同姓序尊卑辨賢不肖也蓋別子小宗雖自得為不遷之主而其子孫猶助祭于大宗之廟則同姓合矣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伯氏叔氏上下列位而尊卑序矣賢者冕而盡事不肖者弁而盡力賢不肖辨矣此先王之遺制而景旻首舉行之又可謂知所務矣王氏後世之子孫苟知所務不替斯舉使世德族系百萬斯年與此祠俱隆豈不得為徽歛之偉觀也哉宏治乙丑余行旅過徽友格以幣交故為記其事云

竹齋記

草木花果之以人為喻者甚多若松稱大夫桂子稱仙

友牡丹稱王海棠稱為神仙艸稱虞美人龍眼稱為荔枝之奴惟竹稱君子世之王公大人朋友異人神仙僕隸其篤厚淳慤者固多至若暴戾殘慝詭怪顛蒙者中亦不少若一律而求為君子所歸豈可得也然而上自王公下逮僕隸其中人品千態萬狀其見君子則必敬必信以其篤厚淳慤而不暴戾殘慝詭怪顛蒙我也雖軋以王公大人之勢要以朋友之信義眩之以神仙之奇瑰詭怪粉白黛黑親之以異人之姿執之以僕隸之勞皆不可得敬之信之如君子者則人何患而不為君子豈若花果艸木之生質有一定之限而不可變者人固不若是也歛之吳君明道字存功別號竹齋君子人也丐余記齋余謂存功其知以篤厚淳慤自處而遠去夫暴戾殘慝詭怪顛蒙者歟何不以松桂花艸顏其齋而特以竹將見人之敬信自王公大人以及乎僕隸無有間然者吾嘗聞野人之說曰門內有君子門外有君子至存功與竹迭為賓主皆號君子門內門外之辨隨時而定此非所能知若其自信以從君子之所歸則斷然矣余故為之記

筠隱記

筠之為物也其圓應規其直應矩虛中足以容貞外足

六如居士集
以守故稱為材含筠而他求取以為材者則未能備眾
異之若是也豈惟筠哉夫人亦然故君子之以材稱者
亦備焉一規一矩悉應法度由中達外無不當理是特
筠之性特異于人耶蓋天之生材不備眾美則不能為
世用則必異之厚之出于等倫故筠之生森然而直其
外蓋自規也毅然而圓其中蓋自虛也為君子者取法
乎此則上可以事君內可以事親律已以貞應物以虛
無所施而不可矣秦君仁之有材之君子也和以處眾
敬以方外言貌動止一由規矩所居之齋植筠為俾朝
退宴清必與相對故以筠隱為稱俾余記之竊謂筠與
秦君皆天挺之美材也道義相同契好自合法其美以
為己之美遠取諸物而近取諸身故秦君事今睿主靖
恭乃職晨夕不怠沾沾休光隆重深益是蓋得筠之為
助不少抑亦秦君之善于取法也故為記之

菊隱記

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則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
有不同者苟無濟物之心而汎然于雜處隱顯之間其
不足為世之輕重也必然矣君子處世而不足為世之
輕重是與艸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濟物者世猶見重稱
為君子而無濟物之心則又草木之不若也為君子者

何忍自處于不若艸木之地哉吾于此重為君子之羞
艸木與人相去萬萬而又不若之則雖顯者亦不足貴
况隱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吾友朱君大涇世精瘍醫
存心濟物而自號曰菊隱菊之為物草木中最微者隱
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濟物其功甚
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謂汎然雜處于隱顯之中者而乃
以艸木之微與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
蓋菊乃壽人之艸南陽甘谷之事驗之矣其生必于荒
岑郊野之中惟隱者得與之近顯貴者或時月一見之
而已矣而醫亦壽人之道必資艸木以行其術然非高
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隱者若稱曰
吾因菊而顯又曰吾足以顯夫菊適以為菊之累又何
隱顯之可較云余又竊自謂曰朱君子余友也君隱于
菊而余也隱于酒對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
者矣因繪為圖而并記之

守質記

天賦于吾躬者曰質質有清濁高下萬萬不同此蓋人
之稟受之異而天之賦之者固不以彼此而為之清濁
高下也聖人者出博之約之必使全其天之所賦而後
已天之所賦者何陰陽五行人之所稟者何男女五常

天賦于上而人稟于下陰陽或差忒五行或偏頗男女
之分形五常或輕重是以萬萬不同之分焉中有全其
天之賦者又萬萬不同之一二爾以萬萬不同之中萃
有一二全其天賦之質者放于利欲肆于舛異者又萬
萬不一二全其天賦不為衆物所誘奪確乎其不可拔
堅乎其不可亂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賦而不失又再
萬萬之中一二者金允文名炳與予交者二十有餘
年其質直其為人也人之貌而天之質不亂于物誘不
惑于聲淫五常之間不虧賦稟故人以守質稱之余謂
人難乎質也質難乎全也守也允文居二三難之間而
為再萬萬人之所稱不易易矣迺詳記之

六如居士全集卷之六

吳唐寅伯虎著 長沙族裔仲冕陶山編 新陽魏標霞城校

碑銘

齊雲岩紫霄宮元帝碑銘

乾坤定位二儀開五劫之端人鬼分形五嶽鎮九州之
地東溟銀榜標題長子之宮西海玉門寔聚百神之野
皆所以節宣寒暑鼓舞陰陽萬物賴之以生成四民順
之而動止兵戈藉之而底息穀粟因之而豐登元天元
聖玉虛師相仁感上帝蕩魔天尊者顓帝之神水德繼
王在先天則正位乾符御北斗則斟酌元氣職領紫微

之右垣則並天乙太乙之座宿列虛星之分野則總司
命司祿之權劫當開泰之中天啟聖靈之孕幽明協相
上下同流凝二五之精以有生建三一之道以度世誕
聖王宮出胎母脇寶光所照三辰為之失色天靈護持
六種為之震動洎乎髫年辭親就道東游震土元君指
迷受錫劍于天帝悟磨杵于神姥折梅枝而寄柳升霄
峰以圓功虎將護壇龍神捧足于是扣金扉而遐升當
玉階而稽首受命上清敷惠下土分判人鬼資大禹鑄
鼎之功馘除妖魔繼黃帝鳴鼓之戰較蹟天曹復居坎
位展旗捧劍乾樞開黑帝之宮元龜赤蛇坤軸闢元都
之府歷朝顯應有感必通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德符天
地功配唐虞偃武脩文而萬國咸寧燔柴瘞玉而百神
歆享歷數在躬卜宅中夏誕及太宗皇帝續承祖考欽
若昊天寔藉神威以翼聖躬爰有冥力以靖多難風行
電掃而天日開明虎嘯龍吟而江山變色蓋精靈通乎
造化誠慶達乎神祇也是以敕命重臣建宮福地丁夫
百萬星霜再周金碧極輝煌之盛香火盡嚴奉之誠蓋
所以答神貺宅威靈今之秦嶽中和山是也是以民莫
不敬且信有感必通離宮別館遍于天下名山大川尤
多顯靈蓋神藉山川之靈氣乃可以應億兆之祈求故

其居處無常周游非止若夫互人之國上下于天女媧之墓浮沉于水神化者不可以理測其端妙應者不可以言達其旨是以齊雲巖紫霄厓有元帝之行宮焉其創始落成別有記序養素道人汪大元以僕業工咕嗶託戴生昭來乞叙文竊以為殷薦望秩帝王所以奉天地山川禴祀蒸嘗億庶所以報祖宗神鬼奠安宗社底宅家邦厥旨微矣矧夫元天元聖作鎮北極應化本朝統五帝之尊履九宮之始除邪鎮惡降福禳災爰建行宮允安兆姓也僕雕蟲末學難盡揄揚草芥微材豈能著述涓埃無益于山海螢爝奚補于日月吮毫增悚撫

案知慙薰沐以謨斯文稽首系之以頌頌曰元天元聖神威上帝作鎮北極斟酌元氣五雷都使九天奕使七曜旋時五福治世平安水土調攝神靈展旗捧劍掣雷揮霆虛皇救命至德實凝敷惠下土兆宅上清赤蛇元龜將列水火福善禍淫月右日左先天治乾面明向午安定山海亘及今古恭惟我朝太祖太宗唯神輔弼國祚無窮名山大川爰建靈宮金銀照耀珠碧輝崇再拜稽首小子作頌上述威靈下贊神用磨礮磬磬刊鑄麟鳳百萬斯年於昭示衆

墓志銘

劉秀才墓志

蛟龍得雲雨而能澤萬彙者時也君子終困窮而能守一身者道也語云詠珪璋以比德指松柏而論材吾嘗聞斯語矣代豈無是人哉君諱嘉字協中陶唐氏之後也居乎三代因時易姓故有御龍豕韋唐杜之號其後定公夏獻公藝父子為周卿士食采於劉遂稱氏焉漢室之興封侯王者十有二人皆同姓也他劉以大儒名世辯說著稱者又莫殫記暨乎晉隋螽斯蕃蟄蟄之孫瓜瓞衍綿綿之蔓氏族之盛莫與並焉宋德不競天下艸昧家室播越譜牒淪沒君是為蘇州人大父敬封承德郎褒碩德也厥考昌受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崇明賢也君誕育洛陽幼習庭教大哀夙構幾覆厥生一舉明經來游泮水畢執時文懷心史學加以情尚風流性不忤物荀君之座三日猶香何郎之姿一拭生白學無不達猶好老莊是以寵辱不驚伏息為樂少年以范丞相成大墓近先塋常遭發毀作文弔之搖筆立成詞不加竄雖老成宿德莫不推其博雅習為歌詩初儻元白末尚齊梁短章一出時輩競傳至不能為隱匿病極勞瘁而筆札不去是其勤也家無厚儲而重恤交游是其義也順以格親孝之理也和以處內術之知也方將集百

明之譽乃遽得二豎之疴正謂玉匣難全琉璃易脆列
歲二十有四以宏治四年某月日卒于臬檣故居沒身
之日識與不識莫不躑躅揮涕某年月日葬仰天山之
麓不忘本也子名稚孫襁褓衰經育于令人顧氏鄙人
總角相知童年托愛方始有恙鄙人以密友入問湯藥
執手相見潛然泣下及乎易箒鄙人以君命出卜詞雖
不治尚號召鄙人者再焉若有見囑未及而沒善言不
聞此生長恨是知義則芻友情猶骨肉泰山其頽空歌
伐木之詩昊天不弔竟負彈冠之約其所著詩文二卷
蓋亦纂集其昔時之酬答或傳錄其壁間之題咏也錯
玉成器擲金有聲歲月悠遠散亡是懼敢用鐫石名山
散帙所識庶永其傳焉嗚呼大化有期固識蜉蝣之不
永修程頓局豈亡狐狸之傷類奉譔高躅式慰幽懷其
銘曰華屋失歡笑青原起悲歎靈風吹寶幡金碗照塵
幔傷春臺之改色悲夜宮之未旦列高誼以豐石期歷
劫以燦爛

徐廷瑞妻吳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吳氏諱素寧蘇之長洲人大父某母王氏生正
統甲子二月二日年十七歸徐廷瑞正德戊寅十月初
九日卒得年七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武邱鄉子

雯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孺人性好
紡績自廟見而抵于垂老幾六十年自旦至暮未嘗一
日不在筐篚之側雖祈寒盛暑不廢也性稟節儉齏鹽
之外不求兼味又不好佛事自信以為修短有筭禍福
有數天道不可邀異得也故梵咒之音未嘗出口寅為
女壻三十年內言不聞非儀兩絕親所豫見故為銘其
墓之戶銘曰孺人之德兮紡績自躬沒齒不怠兮繭絲
寔工啟予全歸兮在此曲室中福利後昆兮萬世無窮

唐長民壙志

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
府君無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有此子也兄弟駢肩倚之
年十二穎慧而淳篤在父母側未嘗仰視跛步讀書夜
必踰甲乙其興亦未嘗至漏盡也有問必詣余是外更
無他適余每心計曰唐氏累世植德耳目可指摘而言
者五代矣閭門巷塗稱為善士無有間言天必祐之振
起其宗及余領解都下頃以口過廢擯而猶冀有此子
也今不幸以死又將何所賴也豈余凶窮惡極敗壞世
德而天將剪其宗耶而余束髮行義壺漿豆羹兄弟歡
怡口無莠言行不詭隨仰見白日下見先人無忝于衷
昊天不聰喪吾猶子誠為善之無徵矣於乎冤哉嗚呼

痛哉卜以卒之年正德戊辰九月丙午去死之日凡三月葬城西五里晉昌舊阡殤之穴陵谷遷移志銘壙首吮筆命詞涕之無從銘曰昊天不聰剪我唐宗寃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將何從維命之窮

劉太僕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南光州人也其先姬姓唐帝之後夏有劉累氏族權焉公誕有名門實鍾秀質溫恭明允高朗有融君子豈弟華朴彬彬少聞詩禮之訓長宏洙泗之學以鄉薦釋褐太平別駕遭父憂去職面墨未濯重罹大恤哀哀勞瘁鹽酪無啗笮寤寐艸木重襲兆宅既卜塋陵是廬爰樹松楸皆所躬服是以陶墓翔異常之鳥孔林茂不名之木誠孝所感貞祥萃焉詔旌公門以表孝異服闋入為太僕寺丞美風大振嘉德旁行進階奉政大夫輿言畢頌僉望咸歸作善無徵哲人其萎卒葬土橋溝之先塋禮也厥嗣六人或敷仁東土或司憲西臺次亦冠服巍峩場屋騰進莫不涓涓杜葉敷周道之清陰韡韡棠花曜靈廷之彩色也共恥瓶罄咸感川流仰止高山戀餘光之眇眇俾裁樂石表潛德之元元銘曰峩峩劉公於昭令德博文約禮孝思維則風猷高遠儀範莊翼游執故園觀光上國明珠無類為世所珍

良材不器用之于民日居月諸風行政成昊天不弔橫
罹大迪孝矣我公飲糜服土藥藥棘人哀哀嚴父負愧
芳林引息中野嘉木是茂異禽來下天子有詔式旌公
閭入班朝列其德勿渝謹兮不雲蹠兮巧趨大化奄忽
投軌泉途蕭蕭白楊戚戚蒿里萱葉朝摧悲風夜起吁
嗟我公傷如何矣德音無窮永瞻桑梓

吳東妻周令人墓志銘

令人諱某字某蘇州雙鳳人也本乎公族稱為周氏舍
勤于趙門推諤諤昌忠于漢廷對期期盛德之後必有
淑人積慶之餘式生良媛令人蕙質外朗不待學于師

氏蘭情內映自能合于女史顰笑亦式織穠合度戴媯
淑慎日思古人鍾姬明敏皆稱士女及乎旭日始旦三
星在天乃嬪于岷山吳氏焉夫子冝之有琴瑟之和舅
姑稱之盡桑梓之敬豈惟工深絲素稅殫絰組且以禮
備蘋蘩冝其家室矣年二十有二以宏治七年四月十
七日寢疾而卒凡歸吳氏十有九自粵二十八日壬寅
葬于興賢里附先塚也夫彩雲易散玉簪中折灰酒不
靈唯覩障中之匝雨鈴興感但留巾上之香嗚呼天眷
有德柔者必壽願茲懿行不至遐齡何哉得非天爽其
信神食其言歟段婦高標餘熾獨傷其年少劉妻有德

六如居士全集 八
彦升乃述以貞銘其銘曰周本姬姓吳乃子國崇其婚
媾耦望齊德坤詞著功周詩咏色既且伯姊尤飾言容
人稱郝法尼談謝風才溢殊瑤操均寒松天道無知碩
人斯喪晉使遠集秦醫徒望香斷銀爐塵流華帳賓寮
憶慘山川增愴里殞淋德夫失良相百歲之後竟其同
葬

徐君墓志銘

夫積德垂裕之謂仁全歸保終之謂智繼志述事之謂
孝放情任好之謂達四者吾于徐君見之君諱某字某
山西永年人也烈祖思賢祖仲良父友諒皆純德內華
高風外朗徜徉泌水寤寐邱園河嶽分靈神祇效止篤
生君子為鄉具瞻岐嶷天成謙冲氣受悅詩敦禮綜典
博文率履不違一諾靡宿早有無恃之戚公靡恤為哀
無歸是悼且太夫人高年在堂君猶觀文周序習禮魯
宮感棘心之詩傷愛日之諺遂捐業歸養傳曰孝在養
親君以之哉孔懷二三怡怡就慈偕稱周士承承循義
並美殷仁稟命不融成化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遇疾而
卒得年七十有六娶白氏再娶程氏子三人鳳毛分丹
穴之秀麟角遺甫艸之祥縣特裘羔各行其志以為懿
德亡述鐘鼎奚銘用是展豐詞于元室昭懿行于來世

詞曰光光徐君惟德之府周旋中規折亦含矩康莊整
駕孔筵布武夙躅閔凶其泣汎汎芹宮棄勣萱庭奉歡
兄弟好合睽周並旋天何傷哉不假其息華堂徹樂泉
臺起宅雲翼升車青松改色垂裕後昆刻銘茲石永永
不刊昭于千億

許天錫妻高氏墓志銘

令人諱貞字閏德吳縣鳳凰鄉人其先出自姜姓鄭有
渠彌齊有無平枝布葉分寔始宗祧令人早值家艱造
車就聘温淵閒靜與性俱成歷堂仰侍由房下撫恭舒
並得非儀靡聞及乎傍接妯娒既云覽妻外應賓客亦

稱顛母年菲德永命也傷哉春秋二十九而卒宏治八
年歲在乙卯八月而葬悲夫柳轉當途鴛鴦惜在梁之
翼文旆載道蟠龍失隱鏡之姿居懷宛轉孤女叫號吊
客紛紜童僕嗟嗟于是述德作銘表于元廬銘曰睦睦
令人受質自天壺內不驚室外何專壽不因德福不偏
賢芝玉焚摧傷復何言引紼同嗟生順死全昭垂令名
億萬斯年

墓碣

沈隱君墓碣

惟隱君諱誠字希明姑蘇長洲人也體履柔嘉天性狷

潔聰明哲知慈良溫舒學貫列經博綜羣言艸木昆蟲
太極天文殫究畢該罔有遺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
芥之微不與不取郡辟賢良色斯而作上不責援下不
號助故香艸能揚芬于尺澤葛藟甘委榮于中田也乃
修困亨之道操獨行之志茂嘉貞之節達圖數之變懿
德無涯淵仁靡極年七十寢疾不祿宏治六年五月乙
卯卒前期決月悉燬所著書牘啟予之夕怡然無詞斜
幅斂形酌糜寔口所謂放光彩以自沈樂天命而無疑
者已友生門徒哀德不耀悼道無聞以為沒身不稱聖
哲之恥厚德流光古昔同云所以召公沒而周鼎成季

子奠而孔碑卓考行定名謚曰靜通乃與援翰述踪傷
蠖屈于幽壤作銘慰徃刊鴻伐于元珪其詞曰於穆隱
君昭慈德芳繼聖作哲休有烈光猶潔自矢蹈義履仁
州司貢登移孝就忠車未竟途翻然改翔乃執其雌鳥
白允方泌水洋洋騅愉不忘耽經咀義衍衍閭閻童冠
六五區別以分而珪而璋視頓亦揚皇矣上帝賦職不
平大命傾摧神遷魄歲念彼恭人中心永傷立言紀行
先民所臧刊勒嘉石貽于無疆永矢勿虧支百蕃昌

墓表

吳君德潤夫婦墓表

吳君德潤卒柱國太原公誌其墓曰余門弟子也寔才
且賢大司寇彭城公曰德潤余筆硯友也為文其碣其
子東又丐撫二公之詞以表之按德潤諱裕大父有成
父孟恭母施氏俱高蹈自晦生君髫齡夙成九歲補府
學弟子文名籍甚有司以高選七舉入場屋不得第馳
鶩塵埃中者幾五十年昏燈曉硯不勝疲勞以廩食積
年資貢成均計偕得官年將不可待矣于是謁歸故鄉
家素號饒資門樾臨通渠具區臨其前姑蘇諸山映帶
之君為樓其間扁曰海天烟林雪浪日接几席又三十
年以卒配金氏弋陽縣諭式周之妹有賢德行以君允
嗣未繁為納側室陳氏以恩禮接遇之有姜媯之風焉
君與孺人生卒皆同年自景泰壬申抵正德丙子得年
六十有五東娶俞氏例授醫學正科未即真孫三娶某
君少力學英邁出一時坎壈至衰老不遇知賞囂然拂
衣將放歌山水間以適其性為養高與鐘鳴漏盡不知
休息者異矣且其溫恭靖嘉居鄉閭以朴素廉介稱而
遇宗黨中類周贍不遺出處不苟且與時存沒不違其
常古君子之人也是為表之

祭文

祭妹文

嗚呼生死人之常理必非有賴而能免者唯黃耆令終則亦歸責于天而不為之寃隱然疾痛之心久亦為之漸釋也吾生無他伯叔惟一妹一弟先君醜寅之昏且弟尤稚以妹幼慧而溺焉迨于移牀懷為不置此寅沒齒之疚也爾來多故營喪辦棺備歷艱難扶携窘厄既而戎疾稍舒遂歸所天未幾而內艱作弔赴繼來無所歸咎吾于其死少且不做支臂之痛何時釋也今秋爾家齏作著龜以有此兆宅來朝駕車幽明殊途永為隔絕有是庶物用為祖餞爾其有靈必歆吾物而悲吾詞也於乎尚饗

招辭

招辭

帝命十巫操不死之藥以禦尸氣上下于天以招遊魂有鰥在野魂往不返乃作歌以招之其

辭曰

魂憧憧兮往來叶湖之浦兮江之湄艸綠兮鳥啼叶王孫兮哀悲桂子開兮白露團小山嶺兮泉水寒魂何之子江之干木搖落兮風聲酸坎坎兮伐檀踴躄兮舞盤脯乾兮酒旨賓既具兮樂序女奴紛進兮童隸沓語夜淹淹兮香炬懸都梁兮林白芷魂來歆兮勿他處東鉅

人兮西共工北相柳兮南燭融惟魂之肝是啖兮舖魂
之胷魂往將不爾利兮百妖是逢白豹嗥兮黃猿嘶從
雙鳥兮駕文狸瀟之湘兮江之渚採白蘋兮樂容與木
上繒兮燈下鼓魂來樂兮吾與汝風雨兮雞鳴露華兮
月明綠艸兮白蘋日落兮潮平惟魂是樂兮是榮亂曰
多樂無悲魂亟歸且外有諸妖魂亟避且四方上下不
可居且樽酒二簋來歆饗且 右輓長洲沈廙

疏文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竊聞調御丈夫身無利而不現歲寒君子心體寂而長
虛孰云草木之無知皆是神龍之擁護茲者治平禪寺
構基南渡勝槩東吳聖凡同所皈依湖上鍾其秀麗莊
嚴佛土孰云寸草不生回向塵勞便是六根清淨是以
秀岩和尚擊節而晤空清平禪師指竿而說法意欲前
輩僉發中情謀建竹亭翼輔蘭若清波池水足詠檀欒
土地伽藍冥空鑿證撰茲尺牘用告大方開三徑以招
賢看筍根之稚子種十個以醫俗延林下之清風幸捨
餘資共成勝事謹疏

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木鐸徇于道路周官所以警其頑愚銅鐘司其晨昏釋

氏所以覺夫靈性解魔王之戰鬪上振天宮緩衆生之
悲酸下聞地獄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本
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讚頌實名法器厥號大音本寺
額號寒山建始 殿宇麤備銅鐘未成月落烏啼負
張繼楓橋之句雷霆鼓擊愧李白化城之銘今將鼓洪
爐以液精金範土泥而鑄大樂舉茲盛事用叩高賢增
壯山門惟祈樂施啓千門之曉潛蟄皆興夙萬戶之昏
魚龍盡息莊嚴佛土利益人天慧日增明福田不薄以
茲疏告仰冀垂明偈曰姑蘇城外古禪房擬鑄銅鐘告
四方試看脫胎成器後一聲敲下滿天霜

啓

廖通府帳詞啓代

竊以星分牛斗姑蘇彈壓江東職列賓僚糧餉總司判
左委付為朝廷之重寄疆域寔天地之奧區妙選賢才
方為注授蓋出祖宗之成憲俾求民物之又安恭惟汝
南廖大人先生世德之英華名門之領袖白雲注集元
豐推正字之博文世綵名堂紹聖仰中丞之盛事鳳毛
異彩麟趾多仁發跡賢科啓萬里青雲之路超登仕版
開一方赤子之天學則為四庫之宗師政則為多方之
矜式冰清槩苦律身之道有常鏡定衡平宰物之權無

爽歲輸三百萬事集而民力不勞考最第一人銓擬而
衆心皆服三年報政將獻績于虞廷千里戒裝聽歌駒
于祖道某忝同僚竊猥攝篆于應宿之司久泱音輝感
贈言于各天之別偕謀同事共舉離樽詠秋水之芙蓉
輒成短調攀閭門之楊柳佇看高遷朝陽而鳳皇鳴應
召公之雅什海運而鷓鴣徙符莊子之真經詞曰

蓮花幕滯仙才梓葉秋風謁帝臺七縣蒼生攀四馬一
輪明月上三台 雞唱發別尊開佳名先自動春雷調
和鼎鼎梅鹽味專待蒼龍大手來 右調鷓鴣天

論

蓮花似六郎論

嘗論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
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
郎似耶不似耶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耶縱令幸之
再思可得而諛耶以人臣侍女主黷也昌宗之罪也以
女主寵人臣姪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諛嬖幸諂也再
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有樛木之仁
矣有桃夭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榭房也漢呂氏始
寵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宮奴沿及魏晉而姪
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

其為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然未有如昌宗之甚也
彼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吹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
葉旋榮以故儉夫小人爭為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
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俄而稱
子晉為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俄而諛六郎為蓮花則
人皆蓮花之矣然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獨曰蓮花似
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綠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
之淫穢可比耶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豔后
可翫之而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
綽約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玉樹之
花可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春暖蓮未開也
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太液秋殘蓮已
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宸
遊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極矣
而再思猶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垢也若六郎似有
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若六郎自
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蓮有時而零落非久也若
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以蓮之近似者人
猶寶焉惜焉壅焉植焉而况真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
僅足留六郎之寢菡萏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歡步步生

蓮僅足隨六郎之武柳眉淺黛藉六郎以描之蕙帶同心偕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戶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菡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荆棘培其本枝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其荆棘乎則竄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賜以翠裘恐露隕而蓮房冷也傅以朱粉恐露落而蓮衣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花有並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為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為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豔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后以為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伴而石榴可無淚極而言之桃李子之不基可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黃臺瓜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后與昌宗如薦蘿相附如葭莩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後慙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諂也嗟乎伊其相謹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姪奔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刺公族之姪奔也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刺國母之姪奔也况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汙穢淫媾無復人

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禱之
有如植桃李之懷英矣置獄而訊之有如賦梅花之廣
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
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
似高麗則高麗之人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
兵一入二豎之首隨懸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芰零落無
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
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
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
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
如再思者若以為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
矣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蓬萊別殿化為慶聚之
場花萼深宮竟作鴉奔之所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為美
談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于武氏何尤于昌宗何
尤于再思何尤

表

擬瑞雪降羣臣賀表

伏以瑞發六花式覩化工之妙祥徵三白允昭聖德之
符冰鏡飛璫璇空墜玉萬井之豐穰已卜九重之泰祉
方來恭惟皇帝陛下道合混元心涵太素宰陰陽之橐

六如居士全集 卷六
九
籥握造化之樞機祈穀祈年精意久通于碧落宜禾宜
黍先徵遂兆于元冥萬里瑤瑤凍起玉樓之粟一天星
斗光生銀海之花上下同雲山川一色從風翔舞旋驚
臘月梨花隨霰飛揚忽訝陽春柳絮回青山而改白妝
金屋以成銀瑤宇珠宮恍惚神仙之宅銀屏玉案似非
人世之居見狡兔之潛踪想遺蝗之入地聞鴈聲于遠
道印雀趾于空庭瑤艸琪花一望樓臺澄徹竹籬茅舍
千家山郭精神溼飄僧舍之茶煙密減高樓之酒力月
明海嶠騷人回剡曲之舟雲閣山谿豪客覓灞橋之句
忽訝光明于一夜兆開饒洽于三農花萼樓頭月色溶

溶並潔芙蓉掌上露華湛湛俱零信大道之感通乃靈
麻之協應也臣等窮檐寒士深谷鄙儒令名久謝于表
安芳躅敢齊乎東郭坐煨楸看玉宇之長輝卧擁梨
雲慶瑤天之不夜收歸詩艸掃入茶壚白戰騷壇莫效
惠連之賦清遊勝地難賡黃鶴之章伏願學懋光明道
臻潔白訪韓王之大計登程氏之真儒止輦受言馬跡
絕藍關之道閉關謝虜羊羶無紫塞之幽庶玉燭長熙
九野樂春臺壽域而瑤華永燦萬方安桂海冰天
贊

達摩贊

這箇和尚喚做達摩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
觀世音化身我道它無事討事做

又贊

兩隻凸眼一臉落腮有些認得想不起来噫是踏蘆江
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鍾馗贊

烈士骨不可屈烈士精久乃靈瞋爾目階可觸正爾心
邪可擒欽爾風望爾容魑魅魍魎咸潛蹤千秋之下真
英雄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不痴不顛是佛是仙開眼狂走合眼喫酒北斗須彌着
緊嬰兒日午夜半打乖老漢

釋迦如來贊

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巍巍乎獨出
三界之外名之為佛

友人贊

大耋之年大隱之侶雞豚臘臘裘葛寒暑詩書雍雍子
孫楚楚與彼同歸吾其與女

伯虎自贊

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却要認我噫

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
第十二尊半渡波山那迦犀那尊者贊

大坐斜身兩手相隨偏歌如排山之勢左右同
戒月含霜性海空七聖賢財施不窮海為醉酪地為金

聯句

戊寅八月十四夜夢州制其中一聯云

天開泰運咸集璫管之文章民復古風大振金陵之王
氣

題畫竹三聯

寒雨落空翠涼蟾踈影青

新梢只帶粉繁影脆抽心

新秋影牕明月落高人歌枕宿醒醒

題周東邨畫

愛聽流泉沁詩骨步臨幽境解塵襟

墨銘

業祝允明規之乃開戶決歲舉宏治十一在鄉

一

主梁諸奇其文還朝亦學士程敏政敏政亦

先

事露言初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心不

就

浪寧王辰豪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洋

使

酒露其醜穢衰豪不能堪故墨築室北苑焉與

六如居士全集

卷六

二十三

六如居士全集

卷六

五

我少不得你你少得我百年後有份沒了我

第廿一 身兩手相隨偏敵如掛山之勢左右同

夫

戒月會霜海空七聖賢財施不窮法為醉酪地為金

句敏

黃八月十四夜夢州制其中一聯云

風大振金陵之王

周東洲畫

林邊點眼目客高人嬉林家酒

林只帶餘響漫歸林

六如居士全集卷之七

長沙族裔仲冕陶山編 新陽魏標霞城校

志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決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

六如居士全集

卷七

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明史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童髻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懷諸生或笑之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宏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主考洗馬梁儲還朝携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與歎賞遂招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餞已未會試敏政為考官同舍生徐經以幣交敏政家人為給事華昺所叅詞連寅俱下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浙藩為吏不就放浪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

歸築室桃花塢與客般飲其中嘗緣故去其妻自傷故廢無所建立譬諸梧枝旅霜苟延何為復感激曰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作悵悵詩讀者悲之寧庶人慕其名厚幣聘往寅一見知其有異志佯狂以歸少嘗乞夢九鯉仙贈墨一擔自是才思日進其學務窮研造化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音聲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遜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厭苦徵求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年

五十四卒張靈字夢晉家貧嗜酒亡所得寅嘗晨詣之
卧未起呼之靈作色曰乃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
者寅與遊席邛見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為
丐者賈與之食靈且噉且談詞辨雲湧賈始駭令賡詩
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易維蘿陰下賈使人跡之不得
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天魔舞形狀殊絕
靈亦能畫人物間作山水斬然絕塵惟掩其醉得之莫
可購取尤伺明史擬彙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
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宏治十

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竒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
敏政亦竒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
家僮得試題事露寅友人都穆搆其事言者劾敏政語
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小故
去其妻家無儋石客座嘗滿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風
流才子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
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
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頽然自放
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
十二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里人娶婦夜雨滅燭徧乞

大不得或言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往叩果然其老
而好學如此以陷寅為世所薄云 王鴻緒明史藁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中宏治戊午鄉試第一坐同舍舉
子事發為吏不就築圃桃花塢游息其中其學務研窮
造化尋究律歷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
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日後世知我不在此竒趣時發
或寄于畫下筆直追唐宋名匠雖遭放廢坐客常滿文
章風采照耀江表寧藩以厚幣聘甫至即佯狂以歸同
邑張靈字夢晉善圖畫文思便敏佻達自恣祝允明愛
其才令受業門下與寅交最善 江南通志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
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宏治十一年鄉
試第一座主朱儲竒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
竒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
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為吏寅耻不
就益放浪形迹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
洞庭彭蠡歸益窮研造化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
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
寧王宸濠慕其名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
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歸其子應世詩文不甚措意

謂後世知我不在是竒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蘇州府志

唐解元寅宅在桃花塢今尚存六如古閣又有桃花菴

今為準提菴

蘇州府志

解元唐寅墓在橫塘王家村墓至今尚存 本朝康熙中閭門內居民于寅讀書之準提菴西掘得一碑大書唐解元墓蘇守胡纘宗書也時商邛宋犖撫吳亟臨祭之為構才子亭于其旁宗伯韓葵記以詩然唐墓實在橫塘當時未詳考爾明末井研雷起劍重修唐解元墓

其記略云崇禎甲申暮春既望余與徐元歎葉羽遐毛子晉馬人伯孫月在釋石林放舟于吳門之橫塘羽遐指野水叢薄間曰是為唐伯虎先生之墓童烏之嗣既乏若教之鬼已餒矣今其墓牛羊是踐是可悲余遂與諸友人披棘拜之訪于田夫之鄰者問其遺族云族並乏止有城內桃花塢一老嫗尚是伯虎姪孫婦之孀者余與友人淒然歎曰是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理厥封樹構數楹而祠之是在吾儕今日耳子晉欣然任之同儕各賦詩以紀閱兩月而祠成更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

蘇州府志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絕穎數歲能文然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致舉業師教之父歿終制已籍名府學宏治戊午試應天第一傍郡有富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亟捕富子與寅付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辨同被黜放浪形跡翩翩遠遊益肆力于學窮研造化元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其于詩歌文字不甚措意或寄趣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晚皈心佛乘號六如治圃桃花塢年五十四卒

吳縣志

墓志銘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極穎利度越于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髻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乘時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宏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有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

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廣德嘗語人此
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
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襮爇
科策令徒藉名泮廬日不接其冊子則取舍柰何子畏
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售一擲之
耳即墮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
與所謂四書者緝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
錄為第一人己未往會試時旁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
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
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勅禮闈令此主司不
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司出同訊于廷
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椽于浙藩歸而不往
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
迹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
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瘡稍治舊
緒其學務窮研造化元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
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
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于應世文字詩
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竒趣時
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

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
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
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為趨舍子畏臨事果決多
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
王文恪公最慎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
才望而媚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
且矯樂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
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
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子畏得之一旦已矣
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

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麗
或澹或精或汎無常態不肖為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
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瑰
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
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邨氏
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
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
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
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
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

便頽寢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
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
不兜率兮猶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淮椅桐輪困兮稼
無滯穰孔翠錯璨兮金芝歲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前應天府通判友生長洲祝允明撰同邑王寵書

唐寅字伯虎雅資踈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通
不為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屬嘗負凌軼之志庶幾
賢豪之蹤俛仰顧盼莫能觸懷家貧微羨而饜習優汰
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銜杯對友引鏡自窺輒
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

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
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耶若使剖質
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意氣怪世交鄙
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誦槩
云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傲蕩
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願命儔
侶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恒共努力
比翼天衢風雨凌澈永勿散飛天地閉合乃絕相知見

徐禎卿新倩籍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

六如居士全集 九
識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為人放浪不
羈志甚竒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温州意殊
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竒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
鳳鳳竒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
攷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
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竒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
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
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為最且其人高才此
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御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
南竒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

州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
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
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為諸生嘗作偃偃詩其詞
曰偃偃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
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艸夢中
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
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
音其自詠曰攤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草黃金
說客剩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

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于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
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
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為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
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
才子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
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
世之為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席
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也見
閩秀卿吳郡二科志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席吳縣之吳趨里人以

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
得題事株累罷為吏謝勿就先生才高少嗜聲色既坐
廢見以為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
度有反形乃陽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
始為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于風人之
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今
像頗質而野願猶襲太學衣裾若重戴者可悲也贊曰
奪汝薦冒以椽汝何惡讒面醜撲其外文其中咄惜哉
以樂窮以窮工執乃終 見弇州山人續稿

解元唐君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詩肖古

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為友
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鬪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
邪比也後玉峰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飄飄之影往來
于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學成
至宏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賣
題之毀君與徐則舊交也徐以三四書題丐君代作而
君不知其文衡泄之被給事中華景因劾程篁墩先生
事連逮下獄落其桂籍然篁墩道學之士決無以私滅
公之弊而家人之竊窺以售得其金未可保也後歸林
下每見重于人且善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

陪邑令宴叙則朗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
世上有錢要不了其貪黷者內赧焉

見黃魯曾吳中故
寔記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希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
廢坦夷踈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
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群類青谿倪公見之亟
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胎
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殆
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
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表表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希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

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見顧璘國寶新編

